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雜記乙集卷九

宋 李心傳 撰

時事

史文惠以論儲副受知

史文惠初為學官以論儲副受知高皇遂諭大臣令除官職且曰此乃是一人才也後四日又兼二王府教授及阜陵封建王文惠為王上章乞扈從視師奏疏語在

阜陵繼統事中髙皇知其奏出於公語大臣曰此真王府官矣未幾阜陵受禪文惠自宗正少卿不半年而拜相蓋本朝所未有也

孝宗初政命相多不以次

孝宗初政命相多不以次史文惠自宗正少卿再閱月而執政又五閲月而為相相四閲月而罷洪文惠自太常少卿九閲月而執政又五閲月而罷馮魏文節自宗正少卿期年而執政又九閲月而相相未一年而罷惟史

公以師傅之舊去十四年而再相相八閱月而罷洪魏二公皆一補郡而退景伯閒居鄱陽凡十六年南夫閒居四明凡十二年不復再名矣

張虞二丞相賜謚本末

阜陵初受禪首任張魏公以經畧中原禮貌之隆羣公莫及嘗書聖主得賢臣頌以賜又親書其生辰而祀之禁中每有所疑必先詣欽夫示不敢面詰其尊禮如此及符離師潰上眷頓衰免相西歸薨餘干郵無加贈

謚不講後四年公之門人陳應求入相明年春二月乃白贈公太師賜謚初議忠正既而以不可為稱乃謚忠獻焉其年虞雍公入相始以恢復自任上厚眷之獨相且二年乃乞撫西師為入關之計上親作詩送之恩禮尤盛虞公抵漢中未踰年而没上以屢趣師期而不應甚銜之凡宣撫使飾終之典一切不用後四年門人趙温叔入相數為上言虞某有志恢復不幸死不及事嘗為臣言吾老矣功名當以相付子勉之會上幸白石閱

軍溫叔因奏昨日大閱十萬之軍一一少壯上曰前此
虞相行揀汰之法今方見成效只如采石一事亦自奇
絶明年夏月溫叔因奏事從容言允文薨已久未有以
易其名者惟陛下哀矜上沉思良久曰丞相允文所薦
後來皆朕自擢用溫叔曰臣東蜀一布衣未十年而待
罪宰相非陛下親擢安得至此然不遇允文臣何由見
陛下上曰卿可謂不背本矣今欲何如可具以進溫叔
退而擬入曰虞允文采石之功未經顯賞久在相位實

著勲勞可特贈太師賜謚忠肅上以筆抹久在相位實著勲勞八字又改云虞允文舊於采石有勞未曾顯錄并易太師為太傅行下上嘗謂大臣朝廷降旨揮如士人作文須字字鍛鍊乃可故從前批降多經筆削云

趙温叔探賾金情

乾道庚寅歲冬十月金國主遣金吾衛上將軍兵部尚書耶律子敬來賀會慶節起居舍人趙雄假翰林學士充館伴使丁卯引見戊辰上壽庚午花宴癸酉入辭乙

亥發行在溫叔與子敬並馬自驛中同行子敬望呉山曰好一帶山溫叔云聞燕京萬歳山極佳不減京南否謂東京子敬云與南京一般溫叔云萬歳山乃天生基址或但人力所致耶子敬云皆人作也溫叔云聞燕京宮苑壯麗子敬云極壯麗溫叔云周回有幾里子敬云只宮室自有二十餘里見在歳時亦甞修造溫叔云盛哉子敬云内翰異時來奉使可以恣看溫叔云甚願再相見又云北邊此時想極寒子敬云寒甚不可忍溫叔云此

時正宜畋獵子敬云北邊此時正是畋獵時節温叔云大金皇帝亦嘗出獵否子敬云一年須兩三度出獵温叔云一度出獵用幾日子敬云往往亦須旬日或二十日一月不定温叔云頗聞北邊多名鷹獵狗子敬云此間有否温叔云此有然亦難得極好者子敬云北邊亦自難得好者好只禁中有之温叔又云大金皇帝有幾箇皇子子敬云多有七箇温叔云聞說越王甚英武子敬云然勇猛可畏温叔云越王是長否子敬云是二子敬云昨

日押筵鄭樞密簽書樞密院事否溫叔云是也子敬云此間樞密使至簽書樞密院是文官是武官溫叔云舊制文武通除子敬云本朝則專用武臣溫叔云大金宰相令何姓子敬云兩人皆姓赫舍哩溫叔云又有尚書令者行宰相事否子敬云在宰相之上溫叔云大金今尚書令何姓子敬云姓李溫叔云聞是貴戚子敬云是外戚溫叔云今年幾何子敬云六十餘溫叔云大金今宰相年幾何子敬云年甚少一員五十餘一員四十餘

子敬又曰內翰貴鄉只在此間否溫叔云在四川中子敬云遼遠溫叔云亦不過數千里子敬云從襄陽來否溫叔云是也子敬云川中聞說民間殷富溫叔云有富者有貧者溫叔云尚書仙鄉子敬云在北京舊日大遼所謂中京者溫叔云去燕京遠近子敬云二千餘里直向鄉北邊溫叔云去黃龍府遠近云甚近纔五七百里溫叔云見說大金皇帝每歲避暑常巡幸雲中雲中是何處子敬云是西京溫叔云西京北京宮苑亦皆壯麗

否子敬云皆不減南京見今諸處亦不住修蓋本朝法
嚴修蓋滅裂有司得重罪舊例館客若寒暄之外勞問
而已至温叔始探賾金中事宜以奏上甚喜之

傅安道不見曾覿

傅自得安道忠肅公察之子也以父死事得官嘗應宏
博科已上復下紹興末年秦丞相死凡告訐者皆抵罪
而安道為仇人所攻坐嘗體究趙表之事除名融州安
置孝宗立陳文公正獻二公連辨其枉入為尚書郎乾

道九年春除直秘閣福建路轉運副使安道喜吏事工文章而性復高簡其仕於閩中也曽覿為副總管内交甚至安道時其亡也往之及為郎而覿以節鉞奉内祠安道不見也將使閩郡會其郡之武憲名歸安道往謁之延諸便室則覿及從官數人在焉時方置酒安道引一卮辭腹疾而退於是學士承旨王日嚴亦以入直辭諸人皆有赧色覿大不樂淳熙初上記其才名使守臨安既而中止伯壽伯成其子也

孝宗趣虞丞相出師恢復

虞丞相再為宣威上用李伯紀故事御正衙親酌巵酒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都人以為寵始期以某日會于河南既而上密詔趣師其虞公言軍需未備上寖不樂又明年上遣二介持御禮賜之戒以面付介至而虞公薨數日矣其屬官湯朝美告虞公之子公亮欲啟之其子不敢遂已莫知何所言也公亮字祖予以父任為奉議郎直祕閣終身不出仕

孝宗奬鄭自明魏元履

淳熙初上用湯朝美之議名宰執侍從補外非有功不除職名三年夏朝美既斥鄭自明以學官轉對論宰執侍從不當尚功上曰朕但欲激令趨事功耳自明曰近臣以論思獻納為職安得有功可論上曰亦豈無可見者自明曰若爾臣恐自此生事欺罔結納之人却會得陛下職名上默然三月五日癸酉自朝美之説行近臣無敢請外者其後竟不能行但於除職時批旨畧叙其勞能如

陞改舉詞之類淳熙末卒去之自明名鑑三山人早有聲二年秋舍選高第陳應求以其子妻之觧褐為國子正明年入對上謂大臣曰鑑議論甚切直觀其所言似出於肝胆非矯偽為之者因看鑑劄子頗思魏捄之卿等知鑑為人如何大臣因將順上㫖上曰且與名試館職及對策其間言比有任宫觀人輙入國門未甞朝見徑得州而去者有犯贓人初復官即得帥幕若上覽之以語輔臣遂各鐫罷上因問鑑議論甚切直當除何官龔

實之曰故事學官名試多除正字上曰鑑策中所言或是或非大抵剴切不易得朕喜其盡言更不復問今可除校書郎賞其盡言其年七月也四年春遷著作佐郎五年春兼史院編修官其夏遷著作郎秋出知台州自明在班行號敢言然竟以是不能久居中而出及除天台未上偶散步於所居之門忽巨木仆馬壓而死士大夫甚傷悼之

晦庵先生非素隱

晦庵先生非素隱者也欲行道而未得其方也紹興己卯之秋高宗聞其賢已有命名蓋陳魯公初執政薦之也時同名者四人韓无咎尚書為建安守得旨候終更乃入而先生與徐敦立呂仁甫皆當即赴何司諫溥乃言徐呂皆部侍者宜令滿任意實欲以見沮先生因援三人例乞俟嶽祠滿日赴行在會劉忠肅新除御史籍溪胡先生赴祕書省正字先生以詩寄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峩豸角冠忠肅嘗兼權中書舍人留取幽人卧空谷

一川風月要人看又曰甕牖窓前翠竹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是青時三十年五月矣五峯胡先生初未識先生聞之和其詩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洗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五峯又語其學者南軒張先生曰觀此章知其能有進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為是詩以箴警之言先生則未之見也孝宗復召一辭而至先生之欲得君以行其道意可見矣及對垂拱殿前論講學復雠二事

又論諫諍之途尚壅佞倖之勢方張民力已殫國用未節是時湯丞相方大倡和議深不樂之除武學博士待次癸未秋也乾道乙酉促就次既至而洪丞相力主和議與所論不合復請嶽祠而歸丁亥之冬陳魏公行丞相事劉忠肅在樞密乃奏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魏公獨相促就職者三將行矣而聞魏元履以論曾覿事去國先生遂至未幾丁内艱六年冬胡忠簡在經筵以詩人薦與王民瞻同召先生終不起七年冬虞雍公

當國復召先生以素論不同力辭者四九年春梁鄭公獨相復申前命先生又辭鄭公進呈因奏先生屢召不起宜蒙褒録執政俱稱之或奏曰熹學問該通但泥於所守差少通耳（比時曾欽道參政事張説為樞長沈得之鄭仲一簽樞未知或者何人也）上曰士大夫讀書當通世務然熹安貧樂道恬退可特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其年五月也先生又四辭迄淳熙元年六月而後受二年夏龔莊敏以首參行丞相

上諭欲奬用廉退以勵風俗莊敏以先生名進上曰記

得其人屢辭官此人所共知今可與除一官於是除秘書郎其年六月戊申也先生復再辭且遺莊敏手書其言專及一時權倖書未達而羣小已先乘間讒謗矣俄内批付莊敏以虚名之士恐壊朝廷翌日莊敏論奏再三上黙然由是先生迄不拜命五年春史魏復相首務進賢以先生屢召不赴也必欲起至始議除中都官趙衛公時為參知政事謂史公言不若以外郡處之待之出於至誠彼自無詞然其出必多言姑安以待之可也

乃除之南康軍見次史公必欲先生之出又降旨不許辭免便道之官俟終更入奏事仍命南趣遣牙吏史公既勉先生以君臣之義又俾館職吕伯恭作書勸之先生再辭不許乃上是時年四十有九矣七年夏先生應詔上封事上未察怒甚曰是以我為妄也趙丞相詭辭救解上從之始上素疾虛名之士惡言清濁流本非先生也而小人因是為讒上每與大臣言之輙動容變色丞相因從容言於上曰欺世盜名陛下惡之是也雖然

上疾之愈甚則下譽之愈衆以天子之貴而切切焉反
與之角若惟恐不能勝者無乃適所以高之乎不若因
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則能否自露繆僞自乖虚名
敗矣何仰勞聖慮若擯而不用則徒令以不遇藉口耳
上以為然八年夏乃除先生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
待四年闕趙丞相之口辯能回人主多此類也未行以
救荒功例加直秘閣浙東大饑移使浙東辭職名不許
請奏事許之十月庚午對延和殿復論近習權勢日重

致陛下德業日壞紀綱日隳言極苦切上不以為忤也會先生劾台守不法王丞相庇之章十上始罷而去除先生江西提刑又易江東又例以救荒功權直徽猷閣江西乃填台守之闕江東則墳墓在焉時九年秋以先生引嫌求免未報吏部鄭尚書丙與台守善有以道學詆先生監察御史賈因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其名以濟其為願考察其人擯斥勿用蓋附時宰意專指先生也先有旨以先生累乞奉祠差主管台州

崇道觀時十年春以十四年復除江西提刑待次先生辭不許十五年夏王丞相罷周益公獨相趣先生入奏事先生見上力陳天理人欲之辯因論便嬖側媚之徒深被腹心之寄柔邪庸繆之輩久竊廊廟之權皆天理未見人欲未盡之故上忻納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以清要不復勞卿州縣時六月壬申也翌日癸酉除兵部郎官先生方以足疾辭而省吏以印至先生不受適本部林侍郎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

不合退斮其徒因劾先生欺慢且言竊程張之緒餘浮誕之宗主謂之道學治世所當禁絶乞賜停罷先生聞之亦丐免丙子進呈上曰林栗似過當益公曰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强登對上曰亦見其跛曳仍令依舊職名江西提刑仍令吏部將改官後不曾磨勘日月一併給還時距大禮纔數十日上欲先生還朝郎以禄其子也博士葉正則聞之首上疏與林辯胡文靖時為侍御史因論林執拗不通喜同好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

此最人之所惡聞若乃出林知泉州其年七月己未也
先生亦再辭新命八月甲子朔始除直寶文閣主管西
京嵩山崇福宫俄再名入再辭十五年十二月壬午除
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說書蓋上禪意已決欲留遺嗣
君也先生未聞命時已上封事言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
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事而首之以
天下之本在人主之心蓋自上躬以至于儲嗣宰輔
守令將帥宦官宫妾凡所當言無不傾盡自敵已下受

之有不能堪者孝宗曽不恤也十六年春正月甲寅除祕閣修撰復奉祠先生再辭職名光宗襃許除知漳州亦再辭而後受期年以子喪求去復除修撰奉祠未數月除湖南轉運副使三年除知靜江府皆不赴四年趙忠定在樞府除知潭州再辭不許五年春始之鎮上即位之翌日以其官名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又三辭不許則乞以修撰充說書上親劄不許然其在講筵亦纔十五日也既罷之二日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辭至

再仍舊謝提舉南京鴻慶宮先生建議廟議不合乞追還待制者再詔次對之職除授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又以擅議山陵乞免帶舊職者一詔答以無罪可待繼又乞致仕者再答以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皆不許最後言昨者職名止許暫受權帶以為入侍之階申省之詞極為詳備今已罷講官不當復帶侍從職名朝廷不能奪許免待制仍舊祕閣修撰宮觀慶元元年十二月丙子中書傳舍人伯壽行詞大遜如慢小遜如偽等

語既而先生又申乞討論疏封錫服封贈廕補磨勘選
官等事併行改正監察沈御史繼祖遂劾先生不忠不
孝不仁不義不公等十罪二年十二月落職罷祠四年
十二月引年告老許之六年三月甲子先生殁于考亭
年七十一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嘉定元年賜謚曰
文繼又贈寶文閣直學士先生殁十餘年行狀未有屬
筆者若其嘉言善行則海隅出日士人盡已知之今特
取史官所書諸家所記先生難進易退之大節會萃於

此後有學者因得以求先生之志焉

孫嵓老樊允南恬退

孫松壽字嵓老郫縣人力學登紹興五年進士第歷官州縣至乾道初猶未改秩剛方廉潔不求人知環堵蕭然衣食僅給澹如也居官決事多用經術嘗守漢嘉甚有惠愛淳熙三年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嵓老時年六十六即引疾乞致仕朝廷不許嵓老與江源樊漢廣允南嘗知青神縣寛大長者兼有能名乾道九年除知雅州

候吏及門即日挂冠不赴時年纔五十六也范致能入蜀引上皇慶壽節并薦于朝有旨召赴行在允南仍落致仕二人固辭不起蜀人高之何耕道夫所謂賦賢哉二大夫詩者是也趙溫叔時在樞府因為上言嵓老之賢四年五月詔得轉一官賜三品服依舊宫官嵓老復告老許之允南尋卒趙子直入蜀復奏嵓老挂官勇退已二十年内行素飭終始不渝乞賜襃表以勵風俗詔除直祕閣紹興二年二月庚申也嵓老素清約晚而

彌壯然亦喜從釋氏游日拜佛以百數未嘗少倦年九十餘乃卒蜀人號為牧齋先生季后王仲信其子婿也

史文惠薦十五人

史文惠自經筵將告歸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並令赴都堂審察與内外陞擢差遣一時選也所薦乃薛象先 鄞縣簿 楊敬叔 新紹興司戶 陸子靜 新崇安簿 石應之 新無為軍教授 陳益之 新寧國府教授 葉正則 新鄂州推官 袁和叔 新江陰尉 趙靜之 添差常州通判 張子智 前撫州教授 後皆擢用之其不至通顯

者六人而已

趙善譽察州風采

蜀中潼遂二郡例以執政侍從要官為守由是禮部與節度使者鈞敵淳熙末除察院謝以朝議大夫直徽猷閣守遂寧謝蒲城人號徐鐵面踐揚雖久乃乏廉聲部使者以其嘗為御史憚之會善譽自大理寺丞出為小漕初入境過遂寧徐攜具出城迎勞典謁吏白當下馬善譽不從抑俾循如别郡之禮徐大慚沮郡人聞之爭

投牒訟其過趙劾諸朝王丞相與徐厚格其章趙聞之
復以章徑聞且叙前章不達之故上問大臣季海曰善譽
年少察州風采方振詡老成前輩不能曲意奉承是以
有此臣等方議所以處之未敢遽奏非有他也上曰然
則當奈何季海曰監司舉按故當少選之欲移詡南方
一郡上曰善遂移知泉州温陵大藩與浦城接壤富厚
甲於東南實遷之也往歲朱晦菴在浙東劾台守唐使
友與正章數上王相即從與正江西提刑正與此類

丁未成都火

淳熙丁未夏五月成都大火所燔七千家府有棊盤市俗言孔明八陣營也居民櫛比一燎無遺時趙子直為帥守盡出公錢貸民而予其貧者未數月自錦江而北繩引棊市巷陌一新洞達疏明無復向來之舊矣火之始作也子直奏所焚千八百家章德茂為吏部侍郎言於上曰蜀人有以書抵朝士者云火作自某所至某所延燒幾萬家災亦甚矣事出不測於政何傷忠實如汝

愚不盡數以聞何也上乃命子直將的實被火人戶數目賑濟錢米開具以聞先是府城之東有千金堰溉民田十七萬畝編竹籠石歲事修築役十一萬六千餘夫率用民錢二萬三千緡有其米三千斛士人李良仲時知叙州論其勞費欲易以石子直以為然乃議官出錢十萬緡米三萬石以給其役而俾民分五歲輸之或謂作堤捍水水決堤潰則十萬緡皆為虛費矣前人之智非不及此也子直銳為之會上以旱故避殿减膳命侍

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陳闕政十月丙午七日萬元亨為司農少卿應詔上言成都之火於守臣何害聞蜀帥乃欲撤百年之堰以從一已之規模民情易揺當以静和好作為者可得而持哉當以厚化善惡太明則無所措矣輔臣奏事次上出文字一紙示之乃録元亨封事中所云也上又曰章森說成都火災甚大又云事出偶爾於政何傷凡文字意要相應不當如此乃命子直審度經久利便及其因依費用錢物聞奏於是詔下十日矣

後五日陳子榮大諫入對併論二事以為汝愚所奏與臣僚所論言燒數目大段不侔汝愚於先後之間必不敢自為同異假使巧為之辭以塞詔旨則又重欺罔之罪而況撤堰築堤之役既出汝愚亦必妄以興利為言孰肯究思後害以自沮其言二者使其自行開具士論不敢以為然望詔本路監司從實體究以聞被火之家則必取見的實築堤之役則必指陳利害盡公體國毋得徇情庶幾遠方事機無所壅蔽子榮素不樂善類若

也故因事改之上方眷子直然重違子榮翊日有旨令監司同趙汝愚從實開具奏聞七月二十一日辛酉是時梁卿總為小漕吳卿宗旦提點刑獄吳趙與余皆世舊他日余偶過吳卿所治密以奏意問之吳卿曰火事未免為之回互第云所燔主戶近二千而僦居之家則以萬計易堰為堤乃李宗丞諫議劉祕書從而和之決不可耳劉德脩時為添差倅官義子直聞之殊不懌奏上會子榮以憂去是年九月事遂已子直因力求去上自塘遞封還奏牘批其尾云遺

火修堰事朕已察其浮言卿宜安職以寛顧憂時張德象守漢嘉為政苛急宜之與之連姻㑹德象除轉運判官子直奏其罪坐鐫免宜之以不按刺併罷十五年十月十五及子直得政元亨年六十餘即告老遂守本官致仕未幾子直得罪宜之自龍舒名為右史再遷刑部侍郎直學士院德象自祠官中起為監察御史累遷吏部尚書元亨以何自然之言起為江東副漕使召還為工部侍郎蓋自成都以來未嘗有此火也子直在蜀中有威風得

大體然書事貴直見柴與之作子直行狀具言火事頗枝梧失實故備其本末俾後有攷云與之行狀云兩司廼於臺臣風旨各躬履衢陌視之迄如公奏蓋二司回互云爾非其實也行狀又有云上曰近撲沙坑火半日僅焚二百餘家不可比成都四晝夜焚萬餘戶此必王渥所爲蓋汝愚近嘗言其受老馬事不實以史考之此年六月二十日賈五山失火撲沙坑又臣寮有云延燒雖未得實數然無連七百家則成都之火亦不在二百家矣所謂延燒萬家乃章德茂封事德茂漢州人得其實何況王渥之渾言也私家文字惟據支吾如此

建炎雜記乙集卷九

建炎雜記乙集卷十

宋 李心傳 撰

時事二

趙子直丘宗卿楊嗣勛不欲吳氏世襲

虞丞相既没朝廷復命吳挺為興州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充利西安撫使凡十九年矣紹興五年夏卒於軍於是楊嗣勛總領財賦先事白朝廷乞擇重臣鎮

蜀乃以丘宗卿為制置使宗卿未入蜀而閩挺病甚恐其軍五六萬人緩急無所屬乃見大臣籌之故事帥臣闕以轉運使權至是楊虞仲少逸為利漕宗卿欲重其事乃乞令嗣勲往興州攝帥上許焉以為朝臣出使非制閫所當令不欲行而宗卿以聖旨移文嗣勛重傷其意即請少逸權州事而已遂領安撫使未幾即以印送少逸就權人以為得體先是吳之季歲閫外郡盜賊縱横皆縱而不治少逸至未久遂捕其尤者悉誅之邊人

悉服挺之死也光宗已屬疾不之信趙子直在樞院用丘楊之議更遣張昭代之人服其遠識

利帥東西分合

利路自建炎置帥或在益昌或在漢中未嘗分東西也紹興十四年鄭亨仲為宣撫副使時吳武順璘在興州楊襄毅政在興元郭恭毅浩在漢陽欲令三帥一體乃奏分利州為東西兩路東路至興元西路至興州而浩兼金房開達安撫使遥制䕫路及京西三郡乾道初金州

并屬東路而守臣但兼管內安撫司元年夏武順改判興元朝廷以其遂制西路軍馬為不便乃權合東西為一路以吳為安撫司而東帥王權改知洋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吳䒷不改淳熙元年吳武穆為興州統帥李叔永守興州會湯朝美乞分利州東西及金襄荆廬楊為七路各置文武二司叔永方申明間而朝美得罪事遂寢五年復分利州為兩路以挺帥西路兼知興州紹興五年夏挺卒張昭代之復合為一路而昭但兼知興

州過興元章德茂侍郎爲帥議損其禮昭知之即聲言已辭免兼郡不復入銜遂抗禮分庭而去盖趙子直丘宗卿共議本以削武興之勢而論者或以爲闗外四郡既屬興元戎司不能令緩急恐失事機會詔遣閒卒出境而知西和州王李明繫之趙資政德老爲制帥奏罷李明慶元二年秋復分東西兩路六年秋郭杲代爲帥嘉泰四年秋吳曦繼之開禧中北伐又以曦兼四川宣撫副司比曦之反凡所出僞命皆以宣撫司號令行之

由是川蜀一切稟承無敢異若故知子直宗卿削武興之權其慮甚遠猶得祖宗遺意如德老所見特淺耳

趙德老說郭果定策

趙子直初議定策遣中郎將范仲壬告殿帥郭果仲壬初以時事艱難告之不應又以忠義動之又不應仲壬不得已屏人起立具以西府意達之又不應仲壬乃還子直知不可遂請趙德老尚書往見果論指德老謂果曰彥逾與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為國虎臣此事專在

太尉果未及言德老變色責之曰太尉所慮者百口之家耳彥逾盡誠以相告而太尉了不見答即卤府有問何以復之邪子明徐曰致意樞密領鈞旨事然後定其後策勲首拜子明節度使德老有怨言乃亦除端明殿學士

金字牌 雌黄青字牌 黑漆紅字牌

近歲郵置之最速若莫若金字牌遞凡赦書及軍機要功則用之仍自內侍省遣撥自行在至成都率十八日

而至盖日行四百餘里乾道末有旨令樞密院置軍期急速文字牌雌黄青字日行三百五十里八年十月十三日指揮淳熙二年尚書省又置緊急文字牌亦如之然卒與常通混淆故行移稽緩紹興末趙子直作樞院乃改作黒漆紅字牌奏委逐路提舉官催督歲終較其遲速最甚以議賞罰四年十月二日指揮明年尚書省亦踵行之仍命逐州通判俱出入界日時狀申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指揮久之稽緩復如故余在成都見制帥楊端明有命名以丁卯歲十一

月二十九日降旨而戊辰正月末旬方被受是日行纔百餘里耳紹興末丘宗卿為蜀帥始剏擺鋪以健步四十人為歲增給錢八千餘緡月以初三十八兩遣平安報至行在率一日而達蜀去朝廷遠始時四川事朝廷多不盡知自剏擺遞以來蜀中動揺靡所不聞凡宗卿劾疏中所言皆擺遞之報也自後私書叢委每遞至百數由是往來稍踰期自成都而東猶不過月自行在而西或三十五六日云

嘉泰開邊事始

嘉泰三年冬敵中盜起增戍積糧又㓂襄陽蓋懼朝廷乘其隙也朝廷聞其事即起張肖翁參政帥淮東程東老樞密帥淮西蓋以肖翁揚州人東老池州人欲使護鄉井也又起丘宗卿侍郎守四明以防海道起辛幼安大卿帥浙東時武帥鄭挺在襄陽邊釁開懼不能任乃求去乃召還行在既又轉一官知婺州於是文臣無肯行者遂以李奕為荆鄂副都統制兼知襄陽奕與其

兄弟爽言世將家皆為戎帥時東老父喪未免力辭改命廣帥薛象先侍郎而象先不行留提舉佑神觀遂命守文挺臣侍郎代之辟置參機皆非常制又徙幼安以次對守京口起趙德老資政守四明山許深甫知院守金陵深甫不欲行乃命宗卿以直學士院代典論其開邊蓋自此始

李季章論邱宗卿不當罷督府

邱宗卿之罷江淮督視也命由中出執政不知之李季

章在都堂爭之侂胄不納李章曰凡舉大事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人心之向背丘宗卿有人望奈何去之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只有一丘宗卿因拂衣而起

葉正則不肯草出師詔

韓侂胄將舉兵先以葉正則直學士院蓋欲藉其名使草出師詔也正則喻其意堅辭至三四不受於是用李壁草之葉正則云正則既辭又欲命曾鴻父漸以少蓬權直院鴻父亦辭遂止

董鎮言楊侍郎未肯通情

武興之亂時人記錄者有新舊安西樓記安觀文自撰靖蜀編宣撫司准備差遣胡茵仲編耆定録長沙板行不得姓名海濵漁父記聞漁父板行楊巨源自叙書上劉閣學者楊巨源事迹益昌士人撰楊巨源傳武臣李珙傳李好義誅曦本末李好古自記復四州本末李好古自記實入偽官人數李好古自記李好義行狀白子申撰平蜀實録楊君玉撰新沔見聞録不得姓字切齒録士人任光旦編固陵録李直院季凡編毛氏寓録茶馬司幹辦公事毛方平撰公議榜成都府學士人撰佚罰録朝奉郎趙公庇傳而士大夫之在新沔者又或有日録辨汙等書

最後西陲泰定録乃盡採而輯之取舍是非一從公論其本末亦粗備矣然必見於簡牘者然後登載故雖時人所傳其事甚播者有未之及焉曦之遺諸貴人書也楊尚書獨深止之曦不悅再與貴資政書畧云戍都侍郎獨不相察使曦不從權濟難就其和議北人深入何以為記相公可為問之葢貴公所荅曦書其詞猶婉而楊公之書其語甚切故也余在田里見四路行移獨戍都安撫一司不去開禧之號時二月初矣十六州六十縣各大墨榜

一印榜凡六十其後董鎮誅啟箧成都得遺議書稿有云楊侍郎未肯通情云

安觀文誅曦勢順

淳熙末安觀文為文州漕官有薦於吴挺者擬兼隷西安撫司僉廳時彭人蘇熙之為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文墨自許視傍人如無也挺之館客有李姓者挺子盱之外姻也德壽宫慶典李為之草表以賀表文中有揚命二字既行矣熙之一日挾尚書以進謂挺曰導揚末命

此顧命中語奈何用之挺大驚追之不及由是李與盱皆恨之未幾趙德老来蜀總計舊例西帥遣屬官一員往迓則計使舉以京秩熙之既為盱李所憾乃共薦安公代之德老見之甚喜他日從容謂曰太尉統衆六萬得毋例有虛籍者乎安公不敢盡言則曰某所若干某所若干以實論之可五萬三四千人耳居數月德老以書来曰太尉忠誠如此盍若損六千人之虛籍寛四川之重賦不亦可乎挺得書謂人曰趙少卿入蜀尚初至

安得知吾虛實此必安公告之耳乃大怒盱李共為解遂已未幾安秩滿入都因為請代挺記其前事欲拒之盱李乃言曰使其果有是勢當自疑今調此官以來可諒其無他也安公為人警敏凡事盡力挺更喜之為之延譽於諸司改秩而去及曦為殿帥安通判知隆慶府又遷知大安軍比軍興首辟隨軍轉運旋以救荒有績復遷一官為朝奉大夫逮其稱王即除丞相長史都省事俄楊李之議合安公遂決策誅之葢居之不疑之地

操可致之資其勢順也天之佑宋夫豈偶然哉

蜀士立功立節次第

武興之變立功者安觀文為之主楊巨源李好義倡率忠義次之李貴手斬逆賊又次之若李好古安癸仲楊君玉李申辰張林朱邦寧之徒協謀舉事又其次也立節者陳待制咸為之首史次秦𨓜其目避偽次之大安軍軍李國柱傅興宗棄郡而去又次之若王釜總領所主管文字學教授李道傅蓬州州學教授皆不受逆曦之招又其次也楊泰之

羅江縣丞鄧性善犍為縣尉程遇孫知丹稜縣安之源龍游縣令文俱眉州司戶參軍宋子欽金州都統司計議官劉端友總領所措置糴買劉胡之興道縣丞劉靖之監成都府糧料院楊汝明成都府觀察推官張方普州州學教授宋大酉昭化縣主簿楊修年簡州州學教授梁梓修州司理參軍詹久中漢州州學教授晁子儀知綿竹縣錢元儒眉州司法參軍龐坤載台山縣尉張櫂監德陽縣商稅鄧諫從新知懷安軍袁柱新知隆州楊鼎年知萬州改差制置司參議官李莊知梁山軍改差知雅州程公說前邛州州學教授避偽去官又其次也以上立節之士共三十人文俱以上五人係致仕者張櫂以上十四人係見在去官袁柱以上二人係不赴新任李莊以

上二人係不候人替　死節者一人權大安軍楊震仲始
程公說係不到部
終不奉偽命者一人成都帥臣楊端明也其餘拒偽命
歸朝如劉侍郎甲李校書皇稱疾不視事如李侍郎寅
仲等尚多有之時曦以李凡持異議諭偽帥禄祁令殺
之會其已去乃得免

建炎雜記乙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雜記乙集卷十一至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陸潮愈

建炎雜記乙集卷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時事二

誅曦將士共轉三十萬官資（復四川將士兵轉四萬五千餘官資附）

誅曦功賞自王喜已下凡四百二十人有由副使建節者有由白身授員郎者又三路全軍約七萬人喝轉或三官資或五官資（入隊人五官資不入隊人三官資）大抵共約轉三十

萬官資錫賚不計也復四川功賞自王喜李好義張林凡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六人共轉四萬五千八百九十五官資王喜河池四千六百七十人共轉二萬三千八百官資李好義西和一千一百九十四人共轉七千八十三官資惠永鳳州三千五百三十四人共轉七千一百二十六官資張林成州一千九百九十六人共轉三千三百五十二官資劉昌國階州八百三十四人共轉四千五百三十四官資以余所聞河池成州皆敵人自

去鳳州則忠義人取之階州不取可得一時推恩大率如此余又嘗見李御帶好古實録入偽官人纔一百三十六人而據楊通判君玉所書則君玉與楊用朋李松之徒正在長史廳伺候告捷日子申又他之則實偽官人蓋不滿百三十一人矣自諸軍喝報功賞之歳增支總領所錢物約七百八十萬緡而喝犒不與焉

誅曦犒師銀帛數

誅曦犒師共用金七千兩金盤盞一副金帶五條金束

帶一條並宣撫司支銀六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三兩六千一百七十五兩宣撫司支六十一萬二千五百五十五兩總領所支絹六十一萬六千九百二十四疋四千三百一十五疋宣撫司支十一萬二千九百六疋總領所支六錢八萬二百五十引三千引朝吉支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引宣撫司支

金師言李季章等四人可信

張肖翁之督視江淮軍馬也遣蕭山丞方信孺往河南行省求和北帥布薩揆即十一駙馬也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行揆復使人諭之曰已奏朝廷更得安宣撫與西

元帥一書乃善偘胄以書遺安覲文諭旨安公難之久之乃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縑幣西帥起紱却餽而令鳳翔府路都統使完顔昱作書以來大畧言當聽命于行省而已時朝廷遣三使入北一通謝二告哀三賀生辰敵亦遣迓使來已過泗州矣復却回之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壁吳琚一朱致和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琚一隆慈之弟位至少師節度使致和嘗以右司郎中出賀庚申正旦未還

道除司農少卿俄引年除直龍圖閣主管雲臺觀大姓宇伯和南昌人嘗為户部侍郎埛與致和時皆已死金又欲朝廷割地損禮由是不諧云

李季章所知多佳士

李季章參知政事以劄子薦蜀士有時望者凡十二人於朝廷乞名擢守貳四人黎州楊伯昌子謨石泉張伯顧隆慶何叔堅德固瀘倅張子和鈞而黜伯昌子和二人京官四人興元教授黄子駿申之遂寧人青神楊浩然洪雙流人

選入四人漢州學官詹子能(久中邛州人)眉州學書張習之(押潼川人)余弟仲貫甫亦與焉(餘京官人志記)選後黠子駿子能二人得吉皆名未行侂胄敗李章謫子駿病且死三人俱不敢前制帥楊嗣勲再請于朝然後促召時伯顧以衛清淑薦仲貫甫以嗣勲薦亦有召察之命浩然後為黄伯庸所薦不得召董仁父入蜀將上習之節守于朝乞召察權監歴守長寧唐安垂除部使者告老而去年纔五十四云李章所知多佳士此其選也

淳熙至嘉定蜀帥薦士總記

蜀帥例得薦士其始胡長文所薦如呂周輔范致能所薦如胡子遠亦不過一二人皆幙中之士蓋以蜀去天日遠士非大帥薦揚無由自進頃歲趙溫叔初入樞府楊嗣勳為吏部侍郎李季章叅知政事皆嘗特薦士三人或四人吳曦平後朝論以蜀士在朝者少又特名四人此外郡守已非常有朝蹟及進士三人莫非帥臣所薦名矣初長文之守蜀也首薦呂周輔章德茂二人

可用而名周輔一人其後留仲至為之遂薦黄文叔馮傳之李君亮費戒甫范文叔等五士論者翕然以為當詔名文叔傳之餘侯滿秩與陞等差遣仲至執政趙子直總之獨薦劉德修子直去京仲遠為代薦費戒甫游子正仲鴻南充人時知仲江縣又薦劉仲洪張子良伯源仁壽人進士廷試第三人而仲洪子良皆幕客也陳子長右司損之藉縣人為華陽宰仲至意屬之而不與薦由是格不下會潼川漕趙静之善譽亦薦張子長于朝將有命名或曰前是大帥所薦

不行而今以一路監司所薦名之恐傷事體時王燕望少監（爽潼川人子長同榜進士第二人）為成都石室教授乃降旨併名二人若曰自以進士高第名之非繇外薦也其後丘宗卿未及薦而罷去趙德老為帥京仲遠當國乃薦其客馮叔常（履臨卭人時為崇慶府教授）及李季允楊濟道（濟青城人時為隆州教授）凡三人德老復以所厚王齊卿（巳嚴道人終國子録）參之皆得名去自是遂有歲薦之名矣袁起巖所薦宇文挺臣（時知隆州）相里公擇（寅安仁人知新眉州）范少才（子張雙流人時知飛烏縣令太常丞柬州提刑）趙

全道大全潼川人時為簡州教授終太常丞知眉州張公甫興祖眉人時為普州教授陳叔達遇孫仁壽人時為潼川路提刑司檢法官凡六人朝廷不能盡名乃詔挺臣公擇俟秩滿赴行在奏事少才全道俟終更赴朝堂審察公甫叔達俟滿日特轉一官自是歲薦有不名者矣劉仲洪為人固非長者然所薦劉師文甲渤海人寓居達州今寶謨閣直學士張伯修從祖江源人新知靈泉縣終將作少監宋正仲德之晉源人嘗為太常丞今為湖北提刑李仲行興宗洛陽人寓居鄷都終國子博士四人俱時望謝用先所薦費思甫士戣廣都人時知重慶府張東甫震龍湖人時知彭州張公甫

時為制置司幹辦公事扈叔誼仲榮江源人時僉書大安軍判官廳公事許子然沆瀘州人時為合州教授凡五人思甫乃參政戒甫之族叔誼與戒甫連姻思甫以嫌除直秘閣餘人皆名察馬程東老在蜀最無足云而所薦陳達孺李仲衍薛章綏龍游人時為宣撫司幹辦公事范少約子該雙流人時自武學諭丁憂張義立方資楊人類省試第一人時為普州教授楊叔禹汝明清神人進士甲科時為成都推官皆知名東老時為先撫制置使乃盡名之楊嗣勛薦予弟仲貫甫及程叔達趙信道希昔宗室寓居合州而又申言程東老李季章所薦不敢行者六

士范少約楊叔禹張義立楊伯昌張子和詹手能於是有旨趣行蓋九人也安子文方為宣副同時薦八士章疏上會其間逢守社慶長源昌元人以上偽表為中軌法所効竄臨賀縣是報聞久之乃獨名宇文字仁閬仲雙流人今為大理司直蓋挺臣力也吳德夫為制帥薦李仲可嗣閬依政人知雅州何仲弼德彥綿竹人通判成都府度周卿正巴州人知華陽縣何從叔應龍昌元人西川僉判劉思恭靖之陽安人監成都粮料李思行鳴鳳陽安人絳州教授院何季皆類試第一人思恭德修子仲弼已選知黎州四人皆名仲可得旨與監司差

遣俟命一年有餘乃除利路轉運判官周卿嘗謁朱晦翁于建陽從之彌月德修每為之延譽德夫又力薦之乃進一官曾君錫舍人論之命遂寢明年子文改除制置大使乃薦崇慶李季允㬂客趙公開希濬寓居石盤嚴道揚叔正泰之青神人普州學官張益父已之遂寧人成都帥屬王才臣後卿廬陵人凡五人季允歴官館學累為藩帥部使者不當在歲薦之列叔正少勁直為楊嗣勲所知方吳曦亂時嗣勲與其父書有令嗣拂袖徑去真名父之子輔所

以不欲與聞其去想蒙悉督之語子文得其墨本為繳進益父嘉定元年進士今尚初官同時廷試第一人前省元未名也才臣喜為詩以江西帥使者特薦得官不繇科目且非蜀士議者以為非前此章上數月乃名季允與別議差遣公開增一秩叔正益父名寀才臣俟終更與陞等差遣會成都提刑林與之以不應副利店事與帥臣黄伯庸異論名去乃命季允為本路提刑特免避產業云潔已字與之永嘉人祖侍聘紹興給事中於是伯庸以得旨咨訪

四蜀吏治亦薦士三人曰何仲弼楊浩然洪虞子詔剛簡浩然雙流人故為德修諸人客時通判潼川府子韶雍公孫屢舉進士時知永康軍朝論以一路帥未嘗有薦士者疑之伯庸移書執政援前旨為詞仲弼先已召會朝士多知子韶乃降旨浩然秩滿與陞等州郡子韶令赴都堂審察自嘉定以来蜀之宣撫安撫制置三司皆得薦士亦非常制云

四川大制司結局

沔州自誅曦後王喜王鉞薛九齡皆以宣撫司便宜之命為都統制已巳之秋王大才始以荆鄂都統制改除入蜀大才過漢中自以嘗權招撫使不欲與大使講堦墀之禮安大使不從大才憾焉先是戊辰之冬金主璟卒無子其秋季父衛王允濟立允濟嘗使韃靼不為其酋特默津所禮憤之及允濟立特默津始叛辛未之秋朝廷遣余郎中嶸北使賀所謂萬秋節者而燕京已為韃靼所逼不暇延使者余郎中至涿州而還癸酉之秋

允濟為其臣赫舍哩執中所弑璟之庶兄鄷王珣代立董舍人居誼為賀生辰使至沃州而還繼而賀登位使真舍人德秀正旦使李舍人㕔繼抵盱眙敵不克逆議者言金有内難議論紛然朝廷聞之以御札賜大使及大才令益謹守備毋啟邊釁有迪功郎提舉皂郊博易鋪務兼大使司簽廳何九齡者廣安蠻爵人也據結忠義人謀取秦州未發前八日金先知以檄至秦州詰問丙寅除夕九齡遂率沔州中軍統制强德等以所部夜

襲秦州甲戌正月朔旦敗馬十六日壬午大才執九齡及諸將等七人斬之以其事聞于朝且檄報鳳翔都統使仍關牒川陜西路監師司又遣人往廣安捕九齡之子世昌亦斬之會大使司奏大才為宣撫使設意傾陷令邊報不一或有緩急必致悮事二月十九日甲寅詔大才特降一官三月二日丁卯大使除同知樞密院事不日起發赴院治事新成都路安撫董侍郎君誼除四州制置使疾速前去之任知潼川府劉侍郎甲除利路

安撫使時暫權制置司職事限一日起發皆未受命也會大使司遣使臣李大亨王頤往皂郊逮大才所遣秦州打話人赴興元問狀四日巳巳過沔州市大才執大亨斬之縱頤歸報後二日辛未乃以悖語至大使司武功大夫福州觀察使充沔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沔州王大才令具相公不顧法令非理劄下大才事日開具下項一人謀大才與金人同謀不軌一人謀大才與金人私通書信一人謀大才於廣安軍殺何九齡之子世昌一人謀大才將兵刼掠到銀七十二錠金一百五兩已納在大才宅庫一興元都統李太尉寮與大才下書虞侯孫儀言說稱相公已尉差下二千五百人要得親來沔州將大才殺害二相公日來不時差使強橫

小人以追人為名前來門首厲聲呌鬧呼來庭下將大才百端肩潰靡所不言此何禮耶未有敗壞朝廷紀綱法令端自相公為始伏乞鈞照右大才照得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非人臣可得而專不謂相公同何九齡擅開兵端引惹邊事關係國家利害至重而又不遵宸翰約束其所賜御札詔墨未乾輒敢反亂朝廷何所不為所有何九齡已從條法誅斬了當獨相公未蒙朝廷施行如何反將忠臣義士入謀以不赦之罪公然形於紙筆以快私意天下恐無此理可見相公包藏禍心欺罔君父蔑視朝廷不恤人言畧無忌憚未審相公端用幾日前來泗州作亂乞賜明文行下容大才道左祗候公參謹具申制置相公敢望鈞慈憫念朝廷勿以天自萬里以為可欺況惡業貫盈恐造物不與善後將未可保伏乞鈞照開正識眼曲賜看詳嘉定七年三月初六日

八日癸酉大使得之即疏辯申朝廷且檄四路帥臣監

司委究其實十一日丙子董侍郎至石首縣被制置使之命而十七日壬午大使被同知之命同日劉侍郎亦被榷司之命而二十五日辛卯乃借用潼川府觀察之印交割制置司職事徑之興元四月十九日癸丑安同知發興元申乞以劉責盤并錢三十萬緡充沿路犒諸軍之用不待報遂行五月十八日壬午金主珣為韃靼所廹渡河而居汴京至六月二十日癸丑同知自廣安起行順水而赴行在至八月十六日戊申安同知除

觀文殿學士而知潭州二十一日癸丑安同知方行至廣德軍乃得邸報二十五日丁巳始還至于黄池鎮知被新除之命因上疏力辭優詔不允乃遣官賫結局進冊赴行在盖自丁卯二月一日值吴曦誅安公遂權宣撫使至甲戌四月十九日癸丑而制置大使司乃結罷凡共六千六百有一旬有八日云爾於是制置使還成都而未結其興元之帥臣仍依當時兩淮之舊例乃兼節制御前軍馬之事所以邊閫有譫稍得以與聞其政

者也大才貪庸無比凶悖喪心而制置使既不得其柄乃反倚重焉大負朝廷臨遣之意矣

建炎雜記乙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雜記乙集卷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故事

親筆與御筆内批不同

本朝御筆御製皆非必人主親御翰墨也祖宗時禁中處分事付外者謂之内批崇觀後謂之御筆其後或以内夫人代之近世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内省夫人

代批皆用御寶又有所謂親筆者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至於御製文字亦或命近臣視草馬神宗祭狄青文中丞滕達道所作也張寔録語以為親製高宗追廢王安石配享詔舍人胡明中所作也張侍講跋此詔所謂荆舒禍本可不懲乎謂誤為親製也孝宗撰壽皇聖政録序祕監陳君舉所作也此文今見致和堂止齋集中但人不知爾

選人不十年入相

陳勉之丙辰年自南昌丞除太學録癸亥春拜右祕閣

修撰不十年入相本朝所有獨范覺民與勉之而已覺民六年勉之八年

將相四十以下建節者

將相四十以下建節者李君錫顯忠年三十岳鵬舉飛三十二楊正甫存中三十五張魏公浚三十六吳寶臣總三十七吳唐卿璘三十八吳晉卿玠三十九韓世忠良臣及吳曦皆年四十

使相以上封國例

故事使相以上封國公者先小國經恩陞次國又經恩陞大國孝宗初政張忠獻以特進國公拜少傅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官爵皆進二等蓋殊命也近歲史丞相以勅局進書恩自永國經恩封魯國公亦異數

中興異姓七王

中興異姓七王自張俊始先是韓世忠以咸安郡王奉朝請其没也追封通義郡王而已久之俊死有司奏如前例上謂其有和敵功與世忠相去萬萬遂特封循王乾道初

楊存中死追封蘄春郡王其家意不滿又封和王明年吳璘死以為熟例追封信王世忠之子彦古令統制官張青訟其父功乞追贈孝宗覲之陳宰相應求曰張俊楊存中已封王則於世忠似有不足前此失於無人建請若聖意行之亦足以勸有功而屬將士遂封蘄王紹興初吳拱為騎帥始訢父玠有保蜀功而爵不稱乃封涪王開禧用兵韓侂胄欲風厲諸將因劉光世之孫伯震有請封光世鄜王既而又封岳鵬舉為鄂王中興諸將止是畢為王矣

后家封王者

祖宗以來后家封王者自元豐間曹氏始時官制初行曹濟陽自中書令改開府儀同三司神宗以為慊於志故以異姓王易之也其後高氏不得封向氏二王（宗回 宗良）鄭氏一王（紳）至中興後后家得封者吳氏二王孟氏韋氏郭氏韓氏楊氏一王然曹向韋郭皆以元舅鄭以后父封獨孟信安以弟外凡韓平以中宮贈其祖皆異禮也近楊永以后兄得封亦異數也

中興以來后家建節者

自建隆以來母后中宫之建節者極少如杜審進曹佾皆晚歳始得之宣仁垂簾十年高公繪止為承宣使符觀後乃有向宗回兄弟鄭紳父子中興七十年后家建節者凡二十有二人吴氏七人益蓋琚瓌珽璹珵韓氏四人侂胄邈同鄉瑛韋氏四人淵謙讜謨邢氏李氏各二人邢煥孝楊孝友孝純孝孟氏鄭氏郭氏夏氏謝氏楊氏各一人忠厚滌師禹執忠淵次山

建炎迄嘉定中臺司不至兩地者十一人

建炎至嘉定除御史中丞凡四十人自顔岐仲至今章達之卒皆柄用之其中間不過兩地者十有一人而已然或以久病辛炳姚愈或以論事失措蔣世珍謝國昌或與宰輔不合王賓周秘常同廖剛或以告訐勾龍行父或以敗事鄧伯凡皆因有故而去其以常伯善罷者惟羅龍學汝楫一人若詹端明大方者雖以工部尚書出臺而旋入密府云

近臣舉察官事始

紹興癸丑右相朱藏一以内艱去位高宗手禮賜學士

沈必先綦處原以三院御史同附時宰令二人共舉察官於是以李元叔長民應詔元叔嘗為校書令奉祠去久之通判漳州遂召還為監察御史而曾任鄭三御史皆罷此中興後近臣舉察官之始也

御史臺彈奏格

御史臺彈奏格舊無有淳熙初柴叔瓌瑾為殿中侍御史奏言本臺覺察彈劾事件前後累降指揮經今歲久名件數多文辭繁冗又有止存事目别無可考恐奉行

致有牴牾乞下勅令所逐一删修成法各隨事宜以六察所掌分門別類檄申朝廷取旨降下本臺遵守仍令刑部鏤板頒降中外單夔時以戸部侍郎兼勅局詳定被旨編寫成冊送臺審覆會謝廓然新除殿中侍御史與其寮審覆凡三百五條選奏乞以彈奏格為名行下從之四年七月丙午也紹熙元年二月劉德修為御史又摘其有關於中外臣寮握兵將帥后戚內侍與夫禮樂訛雜譏諷及奢僭之事各凡有二十餘條以奏上乞

付下報行令知謹恪上從之

任子賜出身

祖宗以來兩制二史必以進士登科人為之其後有以才選者例賜進士出身雖徐司川呂君人亦然重科目也乾道初王嘉叟秬為左司員外郎會右史胡元質長文在告上命嘉叟權右史仍攝西掖執政言嘉叟無出身上曰時暫無傷也其後韓無咎元吉為左司郎中而舍人林景度機出迓北客上復命無咎無咎以門蔭入

仕辭不許時王能甫之奇為兵部侍郎張南軒為左司員外郎繼除侍講亦不賜出身用呂元明吳傅正例也已而有為上言南軒譏能甫不學不當在講筵者上怒南軒俄以事去未幾蘇季真嶠除左史遂復賜出身余謂得人如無咎欽夫豈復當以任子登科為閒雖不必守祖宗之舊可也是時有右文林郎王天覺者知真符縣代還以聚斂擊刺之術因左右以見其所獻之書有云人才可用不必限有無資格出身如擢王炎炎誠可用

不必賜出身賜出身則猶有所拘也其迎合類此既而改京秩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檢討文字俄爲副端徐彦才所論遂逐去議者快之

言官詞臣論宗室入館人數

本朝宗室入館者五人自乾道五年趙忠定始其後趙從道侍郎趙大本舍人皆嘗爲之開禧末趙汝談除正字言者論列以謂中興後宗室入館者纔二人汝愚以大魁彦中以詞科然後得之而不及從道蓋失於考詳

也從道名師訓安定郡王令盪孫紹興甲戌歲登科乾道壬辰冬始以近臣薦名為太常寺主簿明年夏除秘書郎未兩月遷起居舍人其冬權工部侍郎甲午秋引疾丐祠除敷文閣待制履歷如此言路乃不知何也嘉定之初趙履常崇憲入館蔡行之當制亦云中興後宗室入館者凡三人又誤矣

學士舍人當凡弟除官制不應避

紹興初王剛中為中書舍人其弟居修除太常丞引嫌

乞改命官草制自是為例余嘗以故事考之學士舍人當弟兄除官制皆不應避錢惟演使相麻其從兄希白所草也曾子宣右僕射麻其弟子開所行也若謂一時宣鎻亶為異數則元豐官制初行子開除吏部郎中子固時為中書舍人行詞亦不避考南豐類藁而可見也不知引避起自何時

館職不入局故事

楊褉子寛和王存中長子也其父久掌殿巖既補以京

秩紹興二十四年又奏乞令與其弟倓子靖並特赴殿試高宗勉從之葢是年秦塤為省舉頭故效之也二十七年正月禊除少蓬士論甚駭既供職館閣之士不入局者三日時唐立夫為秘書郎黄通老王時亨為著作佐郎李元衡陳文仲為校書郎胡周伯張安國林少頴汪明遠葉伯益為正字大抵多名人也胡廷圭聞之亟徙禊宗正少卿而以劉文孺代之物論乃息禊後遷工部侍郎倓淳熙中執政

檢驗格目

檢驗格目者淳熙初鄭興裔所創也始時檢驗之法甚備其後郡縣玩弛或不即委官或所委官不即至即至亦不親視甚則以不堪檢覆告由是吏姦得肆寃不明獄訟滋熾興裔為浙西提點刑獄乃創為格目排立字號分界屬縣遇有告殺之人若即以格目三本付所委官凡告人及所委官屬行吏姓名受狀承牒及到驗所時日廨舍去檢所近遠傷損痕數命致因由所知悉書

填之一申所屬州縣一付被害之家一申本司又言於
朝乞下刑部鏤板頒之諸路提刑司准此從之遂著為
令元年五月十七日也興裔之先平陽人後徙開封曽
祖紳以后父貴宣和末為太師平樂郡王謚禧靖祖冀
寧海軍節度使謚榮恭世父藻事高宗久在上閤再為
大使官至師相封榮國公謚端靖興裔初名興宗早以
后澤入官乾道中為江東兵馬鈐轄嘗論建康都統及
馬軍行司擇帥未善孝宗韙之復武臣提刑擢使閩部

移浙東又移浙西再使金因避金諱改賜今名淳熙初除樞密院副都承旨在職十年歷知廬揚明州皆有政蹟慶元五年告老轉武泰軍節度使致仕卒謚忠肅子挺嘗以黄州團練使歷帥淮襄兩道損抗皆有位於朝而損登進士甲科蓋世族中所未有

宣相詔使稱謂不典

元樞呼樞使自張浚始諸州倅呼府判自陸寘始皆見於會要日歷舊制密院官亦止以樞密為稱紹興中張

浚為使其親吏以俊乂名密請於朝有旨呼樞使自是為例宣和中陸寘以官若王通薦通守四明避其名更稱府判紹興初始稱稍行於浙路今遂為天下通稱不可易矣宣撫使呼宣相自童貫始近安子文為四川宣撫副使得旨恩數視執政士大夫鄙俗者亦稱宣相蓋務為崇重而不考其始焉近歲名客以例呼為詔使余在成都見錢伯同丞相與制帥楊端明手書亦然按朱忠靖閒居錄宣和間大閹李彥按行京西始呼詔使蓋

唐敕使之稱今以稱士大夫誤矣

莫粹中轉官最速

近歲轉官最速者莫舍人粹中子純慶元二年進士是歲七月補承事郎而嘉泰三年陞官已為中大夫出身凡七考共轉十六官通為五十八年磨勘其間限員之數日月不與焉若子任細轉則為七十年磨勘是歲明堂請任子吏部以庶官入仕未及十五年此格不下蓋宣和間此法嘗立者自中興以來未有之也陳勉之以慶元二年六月

改官至開禧三年遷特進實歷十二考共轉二十四官自其後執政無序遷法姑以待積年之勞計凡用一百二十四年磨勘亦宰輔中所未有若子任細轉則為一百三十五年

宰職贈官例

故事從征已殁皆贈四官執政五官樞密使六官宰相七官若特進以上一官而已嘉泰末周益公以少傅贈太師蓋異數也嘉定以後錢伯同樓大防宇文挺臣張肖翁之徒皆例贈公少傅過乎厚矣費戒甫嘗為執政

官至諫議大夫乃止以銀青光禄大夫告第實贈四官
是又少殺矣按祖宗之時而贈卹之典多出特旨不專
用例蓋考其勲德之大小而分隆殺焉此勸懲之意也

奉常畢大事例遷儀曹

朱時敏師古眉山人也淳熙末為太常少卿王季海喜
其謹厚欲用為從官而不敢薦二年半不遷數請外季
海留之其妻樂安郡夫人任氏賢婦人也以為不可師
古力求去一日方坐寅清堂有老吏密言曰德壽宫服

藥可知之否師古嚬蹙曰知之奈何吏曰少卿奚去之果師古不語既而得小寵知潼川府尤延之代爲少卿視事一日而宣遺詔祔廟四日除禮部侍郎師古乃悟余因考紹興七年吴正仲二十九年宋斐皆以大喪禮畢除儀曹貳卿老吏習知之故以微言留師古耳

刺史以上無階級法

太祖階級法諸禁軍將校有帶遥郡者許以客禮見自餘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義時横行諸使尚未有遥郡

之名此文指禁軍指揮使帶防團刺史者耳近歲李伯和尚書為京湖制置使管軍節度使王喜横挺下拜於庭下僣也余嘗記王公明以元樞為四川宣撫使都統制初叅謁拜副階上典謁吏贊相公答拜次統制官拜庭下亦如之次立椅子前受統領官拜正將以下乃坐受焉余謂統制官以上官至正任刺史者當以客禮見管軍則合開寶五年之制矣

從官典藩於制司不用申狀

謝用光自工部尚書論罷久之以大中大夫知夔州移興元府時劉仲洪為蜀帥故事嘗任侍從官於制置司申狀止書檢不繫銜用光至興元始用申狀吏以閤才元故事白不從嘉泰二年用光就除制帥趙全叔以華文閣待制代之吏以申狀呈全叔曰我從官也何乃爾吏以用光近例全叔不樂於是楊嗣勲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潼川府何同叔自前禮部侍郎起為夔路安撫使全叔即檄二公詢之二公皆不報全叔不得已遂復用

申狀焉（從官書檢不繫銜紹興十九年旨也）

諸路倚郭二縣數

諸路州府治二縣者凡十有二東京開封府（治開封祥符）行在臨安府（治錢塘仁和）京兆府（治長安萬年）成都府（治成都華陽）平江府（治吳長洲）建康府（治上元江寧）紹興府（治山陰會稽）隆興府（治南康新建）福州（治閩侯官）廣州（治南海番禺）湖州（治烏程歸安）潭州（治歸信京城）

建炎雜記乙集卷十二

建炎雜記乙集卷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雜事一

趙韓王六世小譜

忠獻韓王趙普字則平幽州薊縣人曽祖昊國公衺三河令祖趙國公全寶澶州司馬父齊國公迥相州司馬遷居洛陽齊國公生四子長忠獻次貞尚書都官郎中次安易

宗正卿次正東頭供奉官忠獻三娶長魏國夫人魏氏生
羽林衛大將軍承宗次齊國夫人魏氏生昭宣使神州團
練使贈中書令承煦次陳國夫人和氏後唐宰相凝之女
也生二女皆度為道士承宗娶長樂郡主高氏蓋太祖甥
女也無嗣承煦字景陽初娶仙源郡夫人孟氏蜀主昶之
女繼延康郡夫人孟氏昶子滕國公元喆之女生子從約
字元禮為東上閤門使象州防禦使贈建寧軍節度使娶
曹氏秦武會王彬之女封周安郡夫人從約十四子長偲

齊左藏庫使榮州刺史贈華州觀察使思齊生希魯宜州觀察使贈太保希魯生環字子偉事高宗為蘄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後更名述述子演早卒演子溢溢子謙叔事孝宗為武徳大夫文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從約中子思明為引進使有女適戶部侍郎范坦思聰閤門通事舍人娶宋氏武安軍節度使守約女思復武經大夫榮州刺史娶錢氏吳越王孫女思恭崇儀使娶馮氏知樞密院事京之女思文左藏庫副使子希傑奉議郎知秀州孫珪武翼大夫

知茂州思禮內殿承制子武節郎希詔娶向氏安康郡王宗回女封樂平郡夫人思静國子博士思行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娶徐王向經女欽聖憲肅皇后之妹也子希仲衛尉等官凡韓王子孫之顯達者盡於是矣紹興七年朝廷録勲賢官其六世諸孫洪等十二人洪乾道末仕至脩武郎知綏陽縣而死歸貲為盜所掠其女流落行乞於蜀中嘉定三年六月辛酉過吾鄉因得觀其世譜如右故摭其大槩書之以補史闕

渡江後名將皆西北人

渡江後將帥韓世忠綏德軍人曲端鎮戎軍人吳玠吳璘郭浩德順軍人張俊劉錡王𤫊秦州人楊惟忠李顯忠環州人全淵階州人馬廣熙州人楊政涇州人皆西人也劉光世保大軍人楊存中代州人趙密太原人苗傅隆德人岳飛相州人王彥懷州人皆北人也諸將中惟張韓楊之官最貴其諸子悉在行都張之子子顏子正皆為次對雜學士楊之子褉為列曹侍郎俠至執政韓

之子彦直彦質彦古皆為戸部尚書岳之子霖起於流落亦為兵部侍郎無復世將之風矣惟吳郭居近塞尚餘將種云

吳玠福不逮吳璘

吳襄烈珙本吳涪王玠庶弟也父扆為軍校娶劉氏生子玠璘既而其家娉生珙劉氏悍而妬扆憚之命珙名為已子然珙為人頗類玠屢歷行陣亦得軍士心晚與璘子挺同為管軍節度使而玠官止使相珙止節制使璘

官至太傅封新安郡王挺亦至太尉古人言智將不如福將玠璘近之矣奉議郎李苘老太宰邦彥猶子也娶璘中女能道其家事如此云其後挺子曦以叛誅璘之他子孫皆廢徙朝廷念玠保蜀之功特免連坐焉

趙開山改姓

開山趙者沂州土豪也初姓趙名開山紹興末金亮苛虐人心不附開山因聚衆山澤間為盜及金亮入寇朝廷遣李寶入膠西開山引兵自城陽會之因姓開山趙示

欲開趙氏中興之業也既而葛王立趙隨實歸朝累官武畧大夫英華刺史乾道庚寅南郊當任子自言今已姓開不可使父無子孫繼後乞將男天錫一名許從趙姓蔭補以繼父趙整之後詔特許之一家兩姓自昔所未有也

劉李二忠定得謚本末

壽皇時前朝舊臣多得賜謚往往官未至而請謚之蔡君謨之類是也淳熙庚子劉元城家請謚上謂大臣曰

元祐黨籍中朕幾不記此人趙溫叔曰黨籍從官以蘇軾為首安世乃第二人也今其語錄尚傳於世乃謚忠定戊申歲李伯紀家請謚上偶未省宰相周子充為上言其平生大畧上言曰益廣才陳其張浚之徒與於是亦謚忠定二事乃趙周二公親言之

何道夫恬於進取

何耕道夫徳陽人嘗為省試榜首知名士也恬於進取登第三十年始為倉部郎官遷右曹兼諸寮吏院國子

司業遂為祭酒兩學之士甚重之道夫每退輙徑歸杜門未嘗造請澹如也淳熙七年四月二十二日禮部齊集侍郎慶會罷或謂道夫得之已報行矣部吏亦掃閣待其來既而中止或曰道夫雅為趙丞相所敬然不甚親之方進呈乃以鄉國之嫌為解或曰蜀人有與之異趣者摘其早年之文為王忭竊言之故不果用明年春遷秘書監其秋溫叔罷相道夫亦求去上諭大臣曰趙雄罷政而蜀士一空然太薄惡不可執政因諭上旨道

夫迄不肯留乃除知潼川府比行兩學之士送之闗外前所未有也溫叔之罷也蜀人為所引者往往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從容而去時人稱之道夫當任子先官其兄之子及其死時其三子若德方德固德彦俱未岀仕以後並登進士科云

李知幾豪邁

李石字知幾資中人進士高第蜀人號為方舟先生者也紹興末為太學錄右學生芝草生于學宮人方為賀

知幾獨以為兵兆由是坐斥乾道中自沉黎召為都官郎中後復論去趙温叔其鄉人也驟貴知幾以晚輩視之不與通書久之起守眉州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到官十日罷未幾温叔秉政自是不復起矣温叔免相王季海代之知幾與季海有學官之舊自書近詩數十以寄筆勢欹傾殆不可辨季海甚憐之方議除官而知幾死矣知幾為人豪邁然亦褊急為小漕日有石監庫者入謁知幾視其刺大怒與謁吏以石監庫稱之乃已及罷

去成都有十還之謡石監庫還姓其一也在眉山日郡博士欲戲之因命題云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知幾語之曰君乃欲痛箠石令畜輩喜悦邪聞者以為善謔

虞丞相去國恩數之盛

虞丞相再撫蜀壽皇以詩送之曰一德如公豈合閑聊分西面欲憂寛不辭論道虛台席暫假宣威築將壇風教已與三蜀静干戈載戢萬方安歸來尚想終霖雨未許鄉人衣錦看其恩數之盛自渡江以來宰相去國所

未有也又用故事賜家廟五室祭器除其子公亮直秘閣而給其使費俊者亦除閤門祗候蓋非常典云

宣徽副使

歐陽公集古錄跋康約言碑云約言嘗為宣徽北院副使以此見唐時南北院宣徽各有副也按唐德宗末年趙殷衡為宣徽院副使已見於史中不待康碑而可知也

范季才五代史正誤有未當者

范季才五代史記正誤甚為詳博但其間亦有辨之未當如李琪傳稱其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為守帝大怒季才按通鑑稱琪改攝為守且謂以試為守特輕重之差何以竄逐以攝為守則是以無官為有官所以帝未欲深謫也季才但見今職事官以行守試分職錢多少故謂持輕重之差不知未改官制前自有一種試銜如云試校書郎試將作監主簿之類皆撰一人也若守監簿即京官矣季才自於典故未熟率意而言舊史本不誤

也

昔人著書多或差誤

昔人著書首尾多不相照雖資治通鑑亦或未免此病大抵編集非出一手故也姑以一事論之漢景帝四年其中皆以冬十月日食今通鑑並書於夏秋之後蓋編緝者自本志中摘出而不思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誤係之歲末耳近歲呂伯恭最為知古陳君舉亦知古今伯恭親作大事記君舉親作建隆編世號精密余嘗考

之皆不免差誤亦隨事辯之矣朱文公通鑑綱目條貫至善今草本行於世者於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亦由門人綴緝前後不相顧也又自唐武徳八年以後至於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考求其故蓋通鑑以歲名書之而文公門人大抵多忽史學不熟歲名故有此誤余因諸生有問亦為正之矣然則該貫古今亦非可薄之事但不至喪志可也

蜀帥聘幣不入私家者三人

近歲蜀帥聘幣而不入私家者趙子直德老楊嗣勲三人而已子直以賙細民之棼室者德老將去聚宗室之九縣若而分餉之嗣勲併迓新之任而具其不有焉近例蜀帥代歸輙以修城為名取買舟錢數萬計及嗣勲召還從省司取四千緡而已先是陳端仁為帥馮廷式為成都漕端仁有聘幣廷式例以元物易封而報之端仁大恨至用他事劾廷式於朝壽皇知之而不信也近歲吳德夫入蜀聞李仲衍之節甚敬之比德夫入城而

仲行首却其餽德夫請不已乃面授分帑吏而後答書馬德夫不平由此二人稍有隙廷式名憲晉州人淳熙末卒於司農卿總理四川財賦

傅睦修史舉代

嘉泰初朝廷以中興史未成名傅景仁龍學於泉南起陸務觀華文於旣老皆以京祠專領史事已而景仁除僉書樞密院事老病不能拜力辭乃以為資政殿學士出守時務觀年且八十復引年遂以次對領秘書監俄

復致仕朝廷命二公舉可代者務觀薦京西轉運判官李伯珍大異景仁薦新除夔州路提點刑獄李壁遂名伯珍為秘書監遷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而李章為秘書少監遷宗正少卿直舍人院以至執政不復領史事矣

龔頤正續稽古錄

龔頤正字養正和州歷陽人曾祖原尚兵部侍郎頤正本名敦頤少舉進士不第用洪丞相門客恩為不理選

限登仕郎嘗著符祐本末三十卷又撰元祐黨籍三百九人列傳所佚者六人而已洪内翰領史院薦於朝初授下州文學旋補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光宗受禪改今名用薦者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大社令宗正寺主簿頤正著續稽古録盛言侂胄定策之勲由是擢兼資善堂小學教授遷樞密院編修官嘉泰元年秋詔以頤正學問該博賜進士出身兼實録院檢討官付以三朝史事是冬遷秘書丞未踰月卒及侂胄死有詔毁其續

稽古録焉

諸司屬官理當通判

嘉泰三年忽有旨諸司屬官係京官者理當通判時張伯子同知之弟孝仲為京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即除知成州明年擢提點利州路刑獄未幾虞雍公之孫易簡亦自福建漕幕擢守大寧蓋用此例

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

嘉泰三年上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然遠方自如四年

夏馬使彭輅至成都制使謝源明茶使趙善宣留連踰兩月自入境迎送以至折俎贈行以楮幣錦綵書籍藥物計之而所得幾萬緡而謝趙所得亦稱也蓋諸路互送惟建康成都最厚諸司每會集一分計三百八十千成都三司互送則一飲之費計三千四百餘緡建康六司乃倍之而鄰路監帥司尚不與是年六月趙漕自成都運判除四川茶馬時趙攝事已久朝廷本以省將迎之費茶漕並置司成都城中而去送迎送公用水脚

之費各司為數千緡舊無所謂壓境錢者謝用光始創之趙並不離城中而亦受壓境錢兹又可笑也建康所謂六司者帥漕總賦武騎二司帥而主管行宫大内鑰匙官者與焉每嵗遇留守按行殿中官者輙置酒自居主席而坐留守於賔位陳正獻公為留守斥去之其後范致能來遂復其舊

莎衣道人

莎衣道人者姓何氏淮陽軍朐山人也祖執禮仕至朝

議大夫道人避亂渡江舉進士不中紹興末始來平江一日自外歸倐若狂者身衣白襴晝則扣門乞食夜則止於天慶觀之門外久之衣益弊則以莎緝之嘗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人無貴賤問以休咎無不奇中世號莎衣道人孝宗聞其名名之不至賜號通神先生為築菴居之賜衣數襲道人皆不受道俗强邀入菴大笑而出復於故處平江好事者日珍饌餉之每食於通衢逮飽即去光宗即位又召復不至周南卿廷策所

謂特遣王人聘問妖民於數百里之外者此也慶元六年道人卒於平江

陳應求正北使書儀

自渡江後北史往來皆傳其國之御名廟諱而本朝止傳帝名又北使與館客往來文牒皆以花字代書名隆興再和未之有改乾道二年冬陳應求初執政會金賀正旦之使者至應求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覿其狀花書而不名應求卻之掌儀懼白應求恐生事應求使語

之曰今日豈當用辛巳以前故事邪使者詞屈乃問應求爵里甚悉而易狀書名紹興元年重明節黄文叔以王府翊善奉詔接伴八月十九日至盱眙文叔問掌儀田愿高宗何以稱帝名而不稱廟諱愿云自祔廟後元未理會文叔遂遣愿等持廟諱御名三紙以往北使副視之云前無此例愿答云此乃二十七朔之外第一番講禮帝名廟諱各有分别往返久之北使副乃謂愿云爲我謝使副所言極是當理非不曉得止爲來時不曾得朝省指揮止

依得冊子上行難以擅專切望相諒文叔乃已既而北使引接來傳彼國名諱自旻以下至於其父恭稱廟諱者凡六人旻晟宗堯亶雍允恭文叔歸而奏其事乞後遣使人力議改正蓋隆興更成之時廟堂亟於弭兵僅能正其大體而交際之文或未暇議蓋不止一二也舊例宰執親為金使除館且以三衙衛士給役乾道元年虞并父執政始革之又歲賜金使金銀器皿文思院造成先令工部長貳臨視版曹繼之次赴都亭驛中使點集復賷詣

宰執編閲然後進呈淳熙十二年李永叔昌圖為工部侍郎言不足以瀆至尊於是止令赴都堂驗視

張詔使金騣用

淳熙中張詔君卿守歴陽被旨交聘一日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象至館中皆北帝之服君卿嘗識列聖御容心知其試已也即鄉之再拜館客有問之君卿曰詔雖不識其人但見龍鳯之姿天日之表疑北朝祖宗也敢不下拜敵無語孝宗聞而大喜之由此騣用

京仲遠將命執禮

思陵之喪北人來弔京仲遠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充報謝使步軍司計議官劉端仁副之仲遠至汴京北人有例賜宴仲遠辭樂彼不從相持凡十日竟撤樂乃赴上甚器之及還朝上諭大臣曰鏜此節可嘉尋常人多言節義須遇事乃見及進呈遷秩上曰鏜專對可嘉當轉兩官端仁亦比類周子充等言不必問轉官在聖意除擢可也上曰只依例轉官便與除擢上又曰

此事全是京鏜若劉端仁所謂因人成事者鏜則毛遂也鏜除侍從端仁亦當稍旌别可令密院進擬除環衛官於是詔京鏜將命執禮可嘉為朝請郎權工部侍郎劉端仁為修武郎左驍騎郎將而武經大夫錢第二將國信所通事田愿亦遷武節大夫十五年六月壬辰也四十日蜀帥趙子直以疾求去上諭大臣曰汝愚名赴行在京鏜人才磊落可除侍制四川子直聞之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仲遠當時

所立如此

張通古能詩聰慧

北人張通古若紹興八年以行臺侍郎來使通古稍能詩其還也燕人周歸正襟與通古舊知奏乞送至境上通古至安豐贈詩為別曰良人輕一別奄忽易春秋明月望不見白雲徒自愁征鴻悲北渡江水奈東流會話知何日如今已白頭通古性聰慧秦檜嘗以胡邦衡封事示之一覽即能誦

奉使入北境車子數

舊例南使入北境金遣伴使來送正副使以下至三節人皆乘馬其後以南人不習其馬乃益以車子使去來乘之副使各一車上中節各四車下節三十二人共五車每車以馬騾十餘曳之又發白軍四百人護送所至縣令皆迎送於境上至開封乃賜御宴真定又賜之常使至燕京寓於來遠驛若泛然之使則居寧遠驛焉

愛王之叛

愛王葛王孫也始允恭既早世葛王愛其凡越王欲立之既而不果金主立愛王遂謀叛爲其妻父布薩琦所告事覺乃以放牧會寧府爲名居上京以叛明昌六年三月丁酉也金主三召之不至因結契丹韃靼蒙國以叛取慈岳等州時越王在咸平契丹檄金人請立之爲帝金主徙王於慶陽五月丁酉賜王死誅其家人八十餘人惟越王在焉至今爲金國患布薩琦即承安四年來賀上生辰者明昌六年本朝慶元元年承安來賀生辰慶元六年作此錄後數年乃有年記

虜中事若以允恭之子嬰王為鄗王按允恭乃原王之父淳熙十六年三月密劄下沿邊諸州避其名諱甚詳

悉若璟之鄗王

實以為甚誤也

建炎雜記乙集卷十三